

秦淮夜话



9

留都闻见录

明·吴应箕 原著

南京市秦淮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
南京市秦淮区图书馆 编刊

一九九四年十一月



金陵秋筵

台都見聞錄

《留都见闻录》原序

池阳吴次尾先生，文章气节推重海内。余尝神交于四十年之前。明亡，先生倡义，与新安金正希先生同时死节，其忠义之气炳于日星。康熙庚申，天子命词臣纂修《明史》，令嗣子班虑阙考之大节，湮没弗彰。携墓志，走京师，乞载笔诸公录殉难事，旋里道出任城，以先生手录《留都见闻》示余，盖残编断简，存什一于千百者也。先生著述，有《楼山堂集》诸稿行世，其立言之不朽，不仅见之于此，而录中所载南中山川园亭、科举兴废盛衰之迹，皆有深意存乎其间。呜呼，触境寓目，感慨系之，先生之蓄积，素矣，此其所以仗节死义，卓绝千古欤，亟登之梨枣，以见先生平日之用心，并以见子班不忘先人手泽之意云。玉峰叶方恒学序。

余年八九岁，祖父挈来金陵，僦宅成贤街莲花桥下，后随先大人省试，率三岁一至，以为常，其最盛莫如己卯、壬午两年。己卯，寓溧阳朱宪副鸥天别馆。是岁，遂游楼山夫子门下，夫子则寓邹满字阁。正崧寓鹫峰寺者，壬午秋也。甲申秋，先大人会遘钩，党祸，与夫子仓皇去金陵居一年。夫子慷慨仗节死，先大人亦凿坏墼户，足不至南中者十余年。余尝孑身独游，旁皇冶城桃叶间，欲问儿时巷陌，往往迷不得其处所云。成贤街旧宅已转徙数易主。其他宋氏园亭、邹氏阁子及鹫峰诸旧寓，尽灭没荒烟断甍中，惆怅至不可问，盖人世沧桑，而岁月之不足供把玩也，遂如此。庚申夏，子班闻史事来燕，视余以夫子是编，发函伸纸，顿还旧观，

盖自乙酉迄今，已阅三十余年，其间盛衰兴替之故，有不可胜言者，展东京梦华之录，抚清明上河之图，白首门生，清江故国，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！因题数语于后而归之。阳羨受业门人陈维崧其年谨序。

次尾先生著书，自《楼山堂集》外，如《剥复录》、《庚辛壬癸录》、《续觚不觚录》，皆有关国是，足裨史乘，然更兵燹，或全或不全，故世传者甚少。兹录，则先生寓居金陵时，记一时游览见闻事，虽偏部短记，可以征今昔盛衰之感，固足传也。子班间关厥下，既上先生事状于史馆，期为先生不朽计。归，复梓此帙于白下，其书所存者仅山川、园亭、科举三事。呜呼，山川如故也，园亭之盛已多为荒烟蔓草，至所谓科举者，前代之用人得失，不知几反复于其间。至己卯元年，乃欲于副榜中隆其选以得士，夫不能精求用人之人即旁求以广其途，亦奚为哉，亦足以慨矣。温陵后学黄虞稷俞邵谨书。

余幼读楼山吴先生书录，其议论高，其风节勃然兴起，泫然泪下，几四十余年所矣。岁庚申，天子诏访逸才，临轩策试，师贤相推毂荐牍，凡通经学古，宏才淹贯之儒，无不擢列史馆纂修《明史》，特敕昆山徐、叶两公总其成。潜庵、愚山、荅文、其年、公、稼堂诸君子，咸任其事。夫集龙门、扶风、涑水、考亭于同馆，生直阙文辨难征实，必有较胜古人者，先是移檄督抚，取先生所著《剥复录》《三大征本末》、《续觚不觚录》、《楼山堂集》，朝野争购之如百朋异珍。令嗣子班策蹇长安状投阙下，道过白门，篋有《留都见闻录》一册，山川、形胜、园亭、胜迹、科举、隐事，胪列无遗，夫世之衰也。禾黍校童，国家大事一寄之，豪放歌饮间流连感慨，以写其忧思愤激之情，故时当大变，王法绝而人心存，朝廷乱而草野治，忠义仗节，视死如归者不数见，慨有明三百年，养士之报，惟

赖先生一人持乾坤正气，一切祸几乱萌，往往静观游衍，洞悉几微绸缪至虑多载之，稗官野乘是录，盖用意深远矣。然祖父之功业文章不得贤子孙之绍述，虽美弗彰，况销磨荡涤于水火锋镝者也。子班淹博豪侠，见重于名公巨卿，诗古文词传播于学士文人，咸以瞻其丰采为快事。所著有《读书漫笔》，一评一论感慨系之，一事一人黜陟寓焉，将次第问世以成一家，其新亭之泣，盖有愈于子夜之歌云。金陵后学蒋先庚震青谨序。

留都见闻录

原目

山川	人物	园亭	官政
科举	书画	器用	交游
服色	寺观	时事	宴饮
音乐			

今目

山川	园亭	科举	河房
公署	官政	寺观	服色
时事			

按原钞本分上下二卷，即今目之九事也。山川、园亭、科举三事为上卷，先生之子孟坚所梓。自河房以下六事，则先生之孙铭道续，得者具详后记中，前序四篇皆纪上卷，为子班作，若下卷之六事，得自雍正庚戌，去前梓上卷之庚申五十年，作序者皆不及见也。河房疑即原目之音乐，公署疑即在原目人物中，盖未成之帙云。同治三年甲子当涂夏燮附记。

留都闻见录 上 卷

贵池 吴应箕次尾

山 川

古称建邺为龙蟠虎踞之地，此形胜之说也。其地山川清丽，可恣游玩者甚多。虽迹之盛衰，名之显晦，今昔记载各有不同，要之为各区胜概者，可指而数也。予以登临所至，辄为记之，俾至此地者，可向余录问津，即足迹未及而有胜情者，安知不以此为卧游乎。

钟山 为祖陵所在。凡旧志所称诸名迹，今不敢搜讨矣。其山虽无拒日蔽云之峰，然而，朝岚夕翠，瞬息殊观，雨过晴初，烟霞异色，若在秋冬之际，红黄斑驳，烂然云锦，如亘天地，真奇观也。余尝自太平门至摄山，又自朝阳门至龙潭，皆循山东西行数十里，观其起伏曲折蜿蜒尽势，称之为龙，岂为虚语。

清凉山 在石城之东。冈岭相接而山独秀起。山颠甚平衍，四望廓然，古翠微亭今圯矣。虽更有作之者，亦未几辄废。余尝登山北望，见长江一线，帆影如鸦，而六合诸峰直可提挈。至城中，嵯峨凤阙烟树万家，指点分明如现纹指上。此山前后左右为亭园祠院者不一，纵步所之景物具给，要从寺后登山，斯为大观耳。

雨花台 山不甚高，蹶蹬而上，可以藉草为裯。又距南城甚近，故春秋之间游人最众。布幔茶炉不移而具，翠袖红妆亦时掩映其间，而山麓有甘露阁，故李太白游处也，张氏祠堂在焉。长松

弥于冈阜，每栖息其间，觉天风海涛近生几席。昔兀术登雨花台，城中秋毫皆见，余尝谓，弃此山于城外，亦为失策。木末亭在城南梅冈之右，方正学祠堂之后亭也。从山脚至祠前，引眺不减雨花，而报恩寺浮图金顶，如日影之荡于趾下耳。至亭，则俯视万松亦如寒江之涌翠浪。

赤石矶 在聚宝门外西天寺下河干之南岸也。岸皆林樾，尤多石榴。林杪通街，为居人鳞次，而矶以隔林，逐觉静窈。其石大蔽数牛，横瞰水面，河流洄伏其下，故名矶焉。余尝避客舟中，系舟矶侧者半月，石上有钟伯敬、王永启二主政题镌字，今已没其半。时盛夏水涨，余舟就荫而休，昼阅游舫，夜闻渔唱，至三更月出，披衣起坐，四顾悄然，但有林影历乱，凉风微生，觉成连海上即近在人间。又或观书石上，濯足溪旁，遇大风雨，则掩篷酣寝，可谓至适。余有大雨卧赤石矶诗，又有城南舟中柬应试诸子诗，盖己卯六月也。余游处南中二十余年，常以此为生平快事。（铭道注：钟刻石“埋我于此”四字。先公有《汤荅元假舟城南诗》：“宝应真吾友，轻航许乞居。何殊割宅，况载入关书。我有乘桴兴，人谁作楫须。贼氛看扰攘，逃野意何如。”即此事也。）

莫愁湖 在江东门内。湖有亭、有舟，然为魏府中有，故游者罕至。两岸松楸成列，丘冢累累。余尝秋深过之，殊觉瑟冽。而湖曲亦萑苇，萧然大有江汀泽畔之意。

乌龙潭 为两山之水所汇，又居城西隅，与市喧相远，故为幽胜。从灵应观山上玩之，则林轩环于潭岸，而一碧泓然，俨一小西湖也。此潭在城中以水可荡舟为奇；近皆种荷，荷盛则潭淤不堪鼓棹矣。虽花香可爱，而秋冬后，残荷弥塞，令人意尽。

后湖 古元武湖。今在太平门外，此钟山之水所汇也，而又

为幕府诸山所环，故聚而为湖，中有五洲别岛，今为册库之地，罕有察其处者。然从城内覆舟山一带观之，犹可指点分明耳。钟山踞湖之左，亘以修堤，山光水色遥相掩映。三法司在湖南，近岸皆种荷花，亦清漪满目。其堤俗呼为孤栖埂，此为罪人过是堤者言也。其实左山右湖，树荫成列，虽不及十里六桥，而瞰上阳斜可以延观纵步。

谢公墩 在冶城之北，永庆寺之南，去北门桥尚有数里，最为城中僻处，其一带皆山，至此迤邐直下，虽突而孤，此当时所为名以墩也。墩只余松树一丛耳，地虽以人重，要无层冈深壑，若风气和朗，与游展最便。

青溪 与桃叶渡相邻，为六朝鼎族夹居之地，其故址今皆不可复识。惟南岸循溪直入，有水一曲，今为官塘。十年以前，一片荒地而已，今随塘直曲皆列篱垣，而有数屋瞰水者，柳重藤蔓，大半皆清客画师宅也。余尝赁居其间，最为清旷。有堤塘直逼鹫峰寺后，相传为古放生池割青阁故址，不审其形势，正复似今，否也。

覆舟山 从山斜登取径苍郁，前有教场之旷，背则俯后湖挹钟山，备登临之美矣。从城迤行过鸡笼，见国学梵宫，高下势尽，登观象台观浑天仪，叹元人制作之精。从山后直视金川门一带以至清凉山，皆连冈接坞，村原相望。自鼓楼冈以下，始有居人之盛。

摄山 望之不觉为奇，然入之甚幽，南中之第一胜境也。其中残碑旧塔、石磴流泉、修篁古木不能尽记。余独不喜凿石为千佛岭耳。往在杭州游天竺，甚爱其石，而恨为扬僧所损，有“生憎

凿佛伤天巧”之句，今于此山亦然，然未可为俗人道也。紫峰阁缥缈如在云际，天开岩中通一线，危峻令人缩足，至层叠浪岭下，视乱石真如海波怒沸，枚生状涛，曰徒观其水力所至，亦岬然足骇。

燕子矶 从江山望之，真如一燕翔空耳。登山踞顶直视大江，见波涛汹涌，咏太冲“振衣濯足”之句，使人气壮。余尝阻风山下者七日，日与客酺酒临江，有赋得《大江流日夜》四首，惜佚其诗，又尝于五月十三日往观关会，见士女上下山者势如蚁织，炎蒸气秽，令人作恶，然南中人自此日外而登山临流者，亦甚寥寥。

牛首山 从采石以下，江中望之直如牛头昂于天表，至山转不肖，所云天阙者。其石亦高下不称，古人锡以牛名，盖有为也。（铭道注，原稿此句下有“登其颠山势”五字，则此条乃未尽之文。）

园 亭

南京园亭，见于记载者，余访其迹，十不得一。近时所营，不过垒石为山，蓄汙为池，轩楹著丹，花树成列，其实结构繁芜不足寓目，求其岩壑自然与林亭深曲者，殆未数数也。若夫倚山临流、升高引下、古木修篁、敞亭窈室、花石位置之精、图书藏蓄之富、兼之主人好客、高明胜士不绝于坐者，虽一京之大，固未之前闻矣。但就余游涉所及，别其稍胜者记之，以备后人观览之助。至于人家居第之中，亦有林池木石，雅足赏对者，以其不堪登临，故不录也。

六部各有园，皆为之不及百年。礼户二部俱在洪武门之左。礼部有敞亭可憩，户部有高楼可眺，亦引水为池，恨疏凿不得法耳。余亲见园中竹树时为堂官斫取，又众以传舍视之，不久废圯矣。刑部有“白云高处”，在太平门外，地据钟山之麓，弥望苍茫亦堪引目。

公侯园如弇州所记锦衣之东西诸园、魏国之西南诸园、齐王孙之开春园、武定侯之竹园共十有六处，今或圯或废或易主；去州时未百年，已无多存者矣。唯西园凤台者，属之桐城吴氏，六朝松固无恙也。主人避客如仇，至令遂无谈及者。魏国园在新桥西者，亦名西园，壮丽如昔。东园邻教坊者，独广亭在耳，其池流可接青溪，使葺治之，尚为胜地。（铭道注，魏园在新桥西者，今为茶肆，岩老树尚存一二，东园归大宗伯黄冈王吴庐先生，余数至焉。自甲午后至不到南中者几二十年，今不知谁属矣。）

士大夫诸园，如姚宪副之市隐园，则州所纪也，有《市隐园集》，皆隆万间名人诗文，此称南中最胜者。余尝雅集其中，陈几挂壁犹多旧迹。酒酣泛舟于池上，月色荷香，掩映上下，致足乐也。独其园址广廓，收拾为难，将来恐有割据之势。

顾邻初太史所记南门武宪副园、聚宝门外贡士园、顾司寇之息园，余尝迹之，而已数更主，园之存废不可问矣。即余所见诸园，十年之间主半非其旧，兴衰之际辄令人念之黯然。

半山园地以荆公得名，园又为焦太史物，且朝阳门一带，窗列远岫，庭俯乔木，而据此营墅，不独登临之美，亦可凭吊系之矣。然距西南稍远，人多不至，又园亦渐圯，十年后，正未知景物何如耳。

朱少宗伯园在朝天宫之左偏者，林树翳然，已而易于金坛于氏。其所称小桃源者，尤为胜地。余尝自谢公墩迤邐至其处，遂有卜居之心，惜今亦易主矣。不独园也，朱之书画玩好甲于南中，今皆荡析不存，余每过甚所，辄增惋叹。

余中丞世为宦族，其园有数处，而在乌龙潭者为最，盖其山光水色皆几席间物，城中得此为难耳。近时，又有陈中丞、金太守

皆筑室潭岸，且置画舫以与余争胜。又唐长史、齐王孙等皆有宅枕流面山，虽复数椽，可以延贮清朗，即不为园而山水之美，此其都居矣。

杏花村一带园之渊藪也，而人甚侈。顾家园其基邻凤台，洵为胜地，但规模布置亦觉未称，此其意不在园者，而园实困之。

南门许会元家对门有园，虽不甚大，然亦营有丘壑，余尝以谒客数至，已居非其主矣。

南门富室夙称韩、任。韩方伯有数园，其傍居室者垒石甚多，石亦有奇者，然殊无位置，今已易主矣。任氏亦有数园，而邻凤寺者为胜。其园旧为阴氏有而任得之。槐榆百尺，枇杷松柏皆已合抱，盖数代物也。任卖于四川刘用潜明府，刘造居室中，极为精丽，工未成而刘病，自知不能守也。尝语余曰，此园惟有福有趣者可居。若以属子，吾死亦瞑目，其如子贫何。今刘已死矣。余过其处，辄有西州之痛。未一年，为寿州方所置。（铭道注，方孩未先生身后归同乡邓元昭太史，名万竹园。其第五子助教，六子贵池司训煌居其中。每年笋价可五十千，果卉之属可五十千，尝延留余者十日，然贫甚，园亦渐圯矣。青榭堂额为陈百史先生书，阴氏一云哈。）

南门内右手傍城名红土山，有贾家园。园依山为之，穿林拾级而入，则酒杯在睥睨间。登其亭榭，苍茫平楚，视江流如带。其一石瞰池生者，纤敞可步，诸园所未有也。惜园已渐圯，又多为人赁，饮游者虽众，不堪久坐。

中城街有杨总兵园，余数会饮其处，亦有广轩曲池，要无大致。又弄中诸园，胡氏有者为吴人所垒石，较诸园假山，此为差胜。胡素封不乐交游，故园名不著。

国子监一带，绝无园可游。小有园在石桥者，故某令所为也。

余亲见主人凿池种梅，梅开甚盛。未几，过其处，则主人死，而其孙列为茶肆矣。且闻此令生平好刻书，书板盈屋，然园既如此，何有于书。

水西门内有蔡家园，松江富室蔡姓者所为也，今属之贵州蔡宪副，有广池曲桥，亭轩交错，芙蓉开时，宪副饮余其中，亦觉锦绮夺目。

自清凉门北至金川门，山阜相接，其为深林阔坞几数十里。得一亩之地，垣而围之，即可名园矣。余尝于春月间，由乌龙潭斜穿鼓楼冈，见人家篱落皆有桃花，觉桃源鸡犬即在舆足。而清凉山后有卓氏庄，虽未经营，若耦而治之，可为名园。又尝由金陵寺侧见某指挥居其后园，竹可数十万，每年笋价百千，亦一异境也。

驯象门一带，茂林修竹，处处可以为园，而成观者实少。至塞洪桥有芮家园，属杨龙友者即古白鹭洲处也。平畴绿埜可以游目骋怀，园中有池、有堤，亦可觴咏，但其亭台纤狭，原是富儿所营者，不足付大观也。今属之商城周方伯。

牛首山下王家园，其主人故为县令，有好事名。营山凿池，有松坞花榭之盛，其轩窗亦开敞尽势，但冠盖错游主人应接不暇，园亦能敝人矣。今主人已死，余以游山与数友偶过之，其子仓卒具饮，甚感其意。

科 举

余往见《金陵琐事》载科举事，至万历己酉而止，盖是时余亦以童子应考句容矣。壬子，余守制，乙卯至京而未入场。自戊午至今，历场屋者八次矣。曾作《南都应试记》一册，中间所记事颇详，追忆记之，亦足系人感慨云。

乙卯七月间，张差事起举国哄，传以神宗皇帝深拱，二十余年一旦御殿召对，士大夫无不欣为盛事。而余乡刘御史以奏对失旨下狱，凡科举之士皆云：一篇绝好文字却被他人做去。然余是时未深谙国事，已心知刘甚以被患为倖，后三案兴，而二刘卒为挺击树帜，时有云，一卯金刀以奇货元功，抹杀忠臣义士即此也。

戊午八月，辽东难发矣，余犹记一友云，国家将有数十年兵祸。时国家全盛，余以其言为妄，今果验云。

旧制头场入闱为八月初九，时以主考失期，迟一日。然先是壬子则失期半月矣，头场题为子路问君子至修己以敬。先拏夹带，监生陈某搜其文，则实符是题也。此明为主司关节之证，而监场未有论劾者。

故事入场，士子自备烛砚水注上科，府尹为嘉兴黄公，捐公费为办给，多士诵之，以至今遂为例。初时炬皆精坚，彻夜不能尽一枝，后此恶滥充数，士子敏捷，先交卷者虽有半枝一寸，官犹夺去。

南场之通关节，相传有年，而下四府为甚。相传武进、宜兴、金坛数邑尤工是术，誉录多家人门客，书写精楷，又其县较诸郡先进，主司取数既满，则他皆置之矣。又先度推官，知县资俸必入者，预为结纳，不则代营，入帘取予相报，种种弊窦不可枚举。虽以严察之，监场精明之，京北亦不能革。余少，听人言意以为妄，此科榜发，据余所知，实有数人。呜呼，可叹。

是年，京兆先出仪注，分派鼓吹、迎导三人，每举人六名，预先两日习之，城中喧曰：迎假举人。可发一笑。

往年，南京十四府共一提学，至场期则使者至南京坐察院以

观士之进场，之后往谒犹掣签点名，使其守揭晓，以观鹿鸣之盛。自乙卯分两督学，而上江文宗以上江二县非属邑，不奉供应，遂不至京，故士亦场毕遂归，而鹿鸣赴宴者，不及三之一矣。是年，上江督学为岷峨周公，犹至京，点士如故云。

辛酉，程文墨卷无一可传者，以主考司房知文者，不能一二也，相传关节较前科更甚。

甲子七月，南京传扬大洪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疏，几于家钞户诵。是时，觉忠义之气鼓荡一时，今不可再见矣。主考为李标、姜逢元，解元为金坛周鑣，后为礼部膳郎，以夤捧抗疏削籍，归授徒明道论者，以为前有顾泾阳，后有周仲驭，南场因赴宴者少，鹿鸣宴皆以银造猪首鸡鹅之类，始于戊午，后遂相沿为例。

丁卯入闈之时，正珰祸张炽之际，监生樊元修为首具呈建祠，然首其事者，实有数生，半系浙人，后蔽恶于樊耳。主考出题媚珰，余在闈中，见《易经》首题，大为咋舌，盖珰孽方封宁国公，而题曰：“万国咸宁”耳。又见逆党之子如某某辈，在场中出入号房，巡绰官不敢诘，至今思之，犹有余愤。时主试为张士范、陈具庆，监场为刘淦，皆附逆珰者也。是年，周应秋之子应试南京，寓门帖“金坛周”三大字至逾尺，而周录果为岑之豹所中。后虽论革，然国家功令亦被此辈坏极矣。（铭道注，周录原稿误作崔铎，乃呈秀子，是年北京中式论处者。）逆珰以甲子程文多所讥讽，是年革程文不用。时上江督学浮戈贾公最号得人，亦肯破格收士。余曾见溧阳某某逸建逆珰生祠呈，为贾公所呵斥，时服其正。余尝谓贾公不幸为诸小人所用耳。移官一争，原可与杨左并存大义，而出山二疏，遂至自相矛盾，以卒蒙恶声，不然，当熹宗弥留之日，南中去京二千余里，而首劾逆珰者，贾者。使无攻杨之疏，岂不始终